

永遠無能為力， 因而永遠奮力

| 作家與談

——訪非虛構寫作者阿潑

Annpo Interview: Helpless But Striving

| Talk to Writer

我想講的是國家、是社會，不是訴諸悲情，
所以我用厚實的書，去對抗主流媒體的敘事。



作家阿潑。

文：曹凱婷（特約撰述）

攝影：彭一航

圖：阿潑

阿潑絕不是文靜的寫作者。這個接到採訪火速自己約好地點的受訪者，她最近的生活重心還是打拳——攻擊性強、能學到技能、練練破身體兼放空動太多的腦袋，完全符合她講求效率的性格。

「爸爸問我是不是我太潑辣，人家才叫我阿潑。」為此她自我介紹的時候，都會特別強調是「遇水則發的潑」，絕不是潑辣。但當初要從 BBS 女戰神帳號「PO」轉化為網路新聞臺暱稱時，她確實是特意不用「阿波」——太可愛了、沒個性，那不是她。因為屬龍，爸爸特意給她取的名字「黃奕潑」也充滿了水的意向。不過，大家都知道，文字工作嘛！就算名字裡寫著發財吉祥話，「發票、政府什麼券都不會中。」她笑說。

因為天安門而成爲記者，卻在 911 後失望

如今已是臺灣非虛構寫作代表之一的她，曾經也想過要放棄寫字，跟錢沒關係，而是因爲 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。「我厭倦當記者，寫那麼多有什麼用？人們無法當橋樑，反而說衝突是必然的。」她決定辭掉記者工作，離職前最後一次訪侯文詠，她關了錄音機，坦白告訴他，「我覺得你棄醫從文笨笨的。」她要逆向而行，「洗學歷」轉行，學生物演化方向、對著死人骨頭的那種人類學，覺得應該會比跟活人相處快樂。

可是，當初阿潑想當記者，其實也是受到一次重大事件的感召：天安門事件。「作家楊佳嫻都笑我每次講自己經歷，都要用新聞事件講。」1989 年，才 12 歲的阿潑看著電視正播報民主女神像倒下的震撼現場，心中莫名震動。鄉下長大的阿潑沒有自己的讀物，小學成績好，警官爸爸帶她到書店買《論語》當獎勵，早自習要背《唐詩三百首》，平常讀的全是爸爸的書報如《資治通鑑》、《中國時報》，她因而小小年紀就變歷史狂，夢想當講故事的歷史老師。直到在電視上看見天安門學運現場，隔天報紙就印出這件歷史大事，她突然覺得：自己爲什麼不去當那個能夠在現場寫歷史的人呢？

做志工更像是自我滿足，文字可以救的人更多

於是她考上了政大新聞，一畢業就夢想成真，走上文字工的不歸路，擁有記者黃奕潑與部落客阿潑的雙重身分——那時，她可是 2000 年代新聞臺、部落格開臺的第一代寫手，抒發寫不進報導的個人心得，這樣的人設也沿用至今：內文有「我」的文章署名阿潑，更客觀書寫的新聞則掛上「黃奕潑」。儘管中途阿潑曾經試圖「洗白」記者身分，跑去有醫院與志工資源的花蓮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，接觸部落、醫療援助，但她在真的從事 NGO 後發現，原來她做不來。

「新聞的訓練，讓我不停質疑，還總想要平衡各方。但是 NGO 是你必須極端堅信一個理念。」而且，這些人道工作，並沒有拯救她的無力感。她分享，有次跟去喜馬拉雅山醫療援助，居民得翻山越嶺來給牙醫看牙，但他們檢查出問題也只能直接拔牙，

因為這可能是這些居民這輩子唯一一次看牙，沒辦法一次次回診治療。「我就想，這樣真的有解決問題嗎？我們比較像是在滿足個人的史懷哲情懷。」

有段時間，她一邊 NGO、一邊社運、一邊寫部落格。2006 到 2008 年，她在推特、部落格等轉播樂生保留運動現場，甚至受朋友之邀去廢墟外拍，儘管最後樂生保護運動仍是功虧一簣，但當時的部落格大串連，以及帶給外圍運動者的動容，讓她終於承認，寫作還是她最擅長的事，「至少有人會因為看了我的部落格而參加社運。」就像當年侯文詠難得嚴肅的回答阿潑，「既然妳讀我的書，怎麼會不懂，醫生只能救本來就能救的人，文字可以做更多。」如今阿潑愈來愈覺得，這可能真的是她的天命。

用扎實的非虛構寫作，對抗主流新聞媒體敘事

非虛構是虛構的相對，泛指所有紀實作品，也包含了新聞報導，以及更有文學性的報導文學，或是如阿潑著作這般，有著大量歷史知識的深度文化書寫。

2018 年出版的《日常的中斷》，阿潑寫下各國人們如何應對災難。從最近的 2011 年日本 311 大震，再往回到 2008 年汶川大地震、2004 年南亞大海嘯，穿插臺灣的 921 大震，阿潑不特寫一個主角，也不只專注一個國家，而是用很多的小人物、不同的國家災難，跨文化的去觀看，災難在每個人的生命中，帶來了什麼。她甚至特意刪去會讓自己落淚的敘述，像是有個四川媽媽，在震後的瓦礫中，爲了救自己的孩子，只能對其他呼救聲充耳不聞，「很多有人性衝突張力的畫面，寫出來會很受歡迎，但我不想訴諸悲情，我就是要模糊化他們的臉孔，用厚實的書去對抗現在的媒體敘事。」

她不願意放大大一個人的眼淚，反而想特別強調，災難也帶來了好的改變；她也不太想寫美國、德國這種先進國家，對富士山不感興趣，甚至不太寫臺灣，她覺得那些主題都不差她一個。2001 年，阿潑第一次去柬埔寨時，臺灣對東南亞國家非常陌生，她原本只是因為要去當研究生了，想說找個便宜的、近的地方，結果深深著迷於全然未知的文化衝擊。



我們好奇她不會覺得出國旅行一直在蹲田野很累嗎？她聳聳肩，說自己前年特地選擇去非常度假的關島，關在飯店（而不是她通常會選擇的背包客棧）裡寫稿，就只有難得出去逛了一下，她也忍不住跟會講中文的韓國人聊起來，也注意到在這裡的公車司機很多是退伍美軍。「但我沒有筆記啦！我就是要去度假的。」去美國聖塔菲藝術駐村時也是，她才剛克服時差，想說去市中心走走，竟也能撞見印地安人示威被鎮壓，還跟去法院旁聽，「第一次上法院就是在美國。」

跟媽媽唱反調的女生，想爲藏書買房

阿潑「養」題目是以 5 年、10 年計的，她會獨自重複飛去一地，自然的與當地人搭話，也會跟進別人家裡吃飯，回程就趕快在手上記關鍵字，再整理成手寫田野筆記，同時在腦海中歸檔，等待日後進行相關主題的時候提取資料。身爲女性，她的筆其實沒有性別，剛開始以阿潑爲名寫部落格，還常被猜測是男生，但在實際採訪的時候，這種比較柔和的形象，卻讓人更願意向她敞開心扉，尤其是女性受訪者。這也使她的文字裡，總有不少讓人印象深刻的女性，光是在《日常的中斷》前 50 頁，就出現一度被海嘯淹沒的旅館老闆娘、駐日女記者、慈濟東京分會執行長等。

她的碩士論文寫的是女性生育科技，「我媽媽結婚半年沒懷孕，就被說是不會下蛋的母雞，去檢查時醫生差點要她拿掉子宮，但其實我已經在裡面了！」阿潑帶著媽媽一起訪談同樣受到難孕所苦的女性們，我們以爲他們家感情很好，結果她斷然否認，直言：「我媽很囉唆。」媽媽是典型的家庭主婦，小時候，阿潑常被叫去曬衣服，弟弟卻永遠不需要。媽媽原本的理由是弟弟還小，後來卻變成女孩子會做家事才嫁得出去。「她從來不管我功課，但很在意這些，不過她也管不住我。」阿潑在擺脫了制服裙之後，總是穿褲子，故意不打扮，戴著鴨舌帽遮臉，她不想跟媽媽一樣，她不要像個女生的樣子。

不過，在囉唆這一點，阿潑還是有一點媽媽的影子。只是她碎念的可能是：「尊重一下自己的專業不行嗎？」她受不了沒做功課，就來問問題或邀約的記者，她也確實有自傲的底氣。阿潑的書櫃擺了兩格菲律賓相關書籍、一格跟毒品、一格跟海盜有關，連健身的書都有，在轉角國際寫的幾篇越戰文章，她也讀了整整兩排的書，收藏多到她去哪都在問房價，「我爲此想要在屏東買房給我的書住，比較低價又怕潮濕，以後還能捐作圖書館。」

1 書寫災難現場的《日常的中斷》，與阿潑代表性配件——鴨舌帽。

2 2010 年，阿潑於上海世博會，她一個展都沒看到、一個館都沒進去，因為都在追著採訪。進館只是要找個角落發稿。（阿潑提供）

3 2015 年，阿潑與一群臺灣作家於福州交流，並進行文史採集。（阿潑提供）

捨不得好日子，但正義磨人

等房蓋好，還要再養一隻狗，她是狗派，滑臉書都在看狗狗，搬來臺北前，她住在臺中東海附近大廈 19 樓，每天看看樹、寫寫專欄、書評，還一邊學韓文、油畫，畫的都是狗。「我一定要跟我老闆說，我是放棄了臺中的好日子來的！」三年前，阿潑懷著對田野的不捨，在擲出三個聖杯後，就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研究員，成了公務員。她的工作仍然是採訪與書寫，只是訪的是在壓迫體制裡的人，寫的是調查報告。

她從小就是很有正義感的人，班上同學被排擠，她會自願跟他同組，「我覺得爸爸是警官，我也得做好。」而今，身為警官之女，她的正義卻不太一樣了。「我幫《端傳媒》寫兩個政治犯的故事，訪的時候一直哭、回來聽打逐字稿也一直哭，眼睛腫得睜不開。」那一整個月她沒辦法看臉書上的吃喝玩樂，心想人們知道這些自由是怎麼來的嗎？她覺得自己利用別人的苦難，賺到了豐厚的稿費，卻什麼忙也幫不上。

虧欠感讓她接下了這份工作，「我大學做廢死專題時，問爸爸關於刑求的問題，非屬刑警職位的爸爸就說：『刑求有什麼？犯人就是搞怪』，我生氣摔電話，冷戰三個月。」阿潑意識到，小時候以為警察是正義，其實自己卻是威權體制參與者的後代。

為臺灣帶回全世界的現場

「國家暴力」是她正構思的下一本書主題，而這不僅止於臺灣歷史。訪談前幾天，阿潑的一個菲律賓受訪者的家人來訊，說他們家的小兒子死了。「我想說，那不就是我朋友嗎？我問她到底怎麼回事，對方就一直說她不知道，但就是死了，他們需要一筆錢。」她心想，該不會是想騙錢吧？但她上網查找朋友的名字，竟真的搜出左派遭到射殺的報導，「我沒有想過……其實我有想過，但當他真的成為其中一個時……我想說我都還沒寫他們的故事，他就死了，有時候我想，我寧可不要跟受訪者那麼親近。」

無論記者、部落客、志工、社運份子、NGO、作家、公務員又或是介入的旁觀者，不管在哪個位置，愛著的人，永遠感覺無力。當 921 發生時，新聞播報著死傷人數，而阿潑在寫著臺大資優生如何投資到第一桶金的文章，隔天編輯臺更討論著「地震概念股」，剛過試用期的第一份記者工作，頓時有點掉漆。她這才明白，當年看著天安門新聞，讓她震動的不是當一個記者，而是去到那個現場。

小時候一家人常得跟著爸爸輪調四處搬家，阿潑念了 5 間小學，她抗議自己都沒朋友，最後一家人終於定居彰化，但她在彰化念完國中後，卻去念了臺中女中、臺北政大、花蓮慈濟，接著整個地球的跑，又從臺中移居臺北。

命中註定無法停下，總是覺得不夠，總是想做更多。她的筆是她的社會運動，帶著我們去到全世界的現場，那裡並沒有某一個英雄的眉眼神情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，卻讓人想勇敢。

阿潑作品精選

《日常的中斷》

八旗出版

在疫情之年，此書格外有感。我們總在災難當下給予關心，但遭難的人們與社會並不是就此停滯不前。本書副標「災後報告書」揭示阿潑獨特的觀察切角：從日本 311、汶川大地震到南亞大海嘯，在災後一段時間後，她去到現場，看看人們如何重建日常，有著不同文化歷史的族群，各自又有怎樣的異同。有趣的是，當我們以日本 NHK 的冷靜克制，檢討臺灣媒體播報災難的「亂象」時，原來日本這樣的媒體生態背後也有它的缺陷。



2018

2015



《介入的旁觀者》
麥田出版

為陳芳明邀約而成的「公民散文」集，收錄阿潑於《中國時報》、鳴人堂、部落格等處的文章，多為她遊走於國界之間踏查採訪的所思所感，為介於報導、時事評論與散文間的雜文。阿潑隔著一點距離，帶回有著臺灣視角的國際視野，「旁觀者」如何「介入」？最後一章的叩問，發人深省。

2013

《憂鬱的邊界》（2017 再版）

八旗出版

書名致敬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名著《憂鬱的熱帶》，同是由旅行出發的非旅遊書，本書跨越 11 國國境，從歷史牽扯的南北韓、「香港人」的身份認同、曖昧的泰緬邊界等，映照有著相似命運的臺灣。阿潑不是要用這本書介紹「新南向」國家，而是在與當地人的真實互動中，思考為何我們會這樣認識東南亞國家？



2008



《看不見的北京》（與胡慕情合著）
玉山社

31 歲出了第一本書，書名副標「不同世界，不同夢想」，反諷當年北京奧運口號「同一個世界，同一個夢想」。奧運被視為國力展現的舞臺，然而在中國首都光鮮亮丽的背後，卻是被打壓的西藏獨立之聲、受侵害的維權人士，以及與當年臺灣樂生院同樣，為了國家建設被迫遷移的居民。



阿潑

本名黃奕潔，六年級生。政大新聞系、慈濟人類學碩士。關注人權與社會議題。曾任《遠見雜誌》、《中國時報》資深記者、偏遠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志工、NGO 工作者、專職作家，現為促轉會研究員。曾獲吳舜文新聞獎、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、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、鍾肇政文學獎、國際書展大獎、臺灣文學金典獎等。文章散見端傳媒、轉角國際、鳴人堂、OKAPI 等，著有《日常的中斷》、《介入的旁觀者》、《憂鬱的邊界》。最近的作品是促轉會任務報告。臉書「島嶼無風帶」。